

人与自然

散文诗页

樱桃红了

◆ 谢梦思

二月底，春风刚探了探脑袋，家里的樱桃树就迫不及待地梳妆打扮。第一天才星星点点亮了几朵浅粉的花苞；第二天，竟哗啦一下，开了一树的雪。花儿们热闹又熙攘地挤在一起，嬉笑、聊天，勃勃生机扑面而来。

可能是花儿们的声音太响，方圆十里的蜜蜂都得了召唤，呼朋引伴，拎着花篮采蜜忙。春寒料峭的三月，这一群群的劳动者嗡嗡、嗡嗡哼着曲儿，撸起袖子干得热火朝天，都顾不得抹一把头顶的汗。枝头的小鸟也兴奋地加油指挥：“这家樱桃最甜了，兄弟们，咱们今年也好好干！”

到了四月，樱桃树方才安静下来，默默绿着叶子，可一颗颗青色的“珠子”噗噗冒出来，还是出卖了她调皮的本性。时光是最好的画师，他不慌不忙地调色、着色，只见青涩的姑娘们一点点红了脸颊，直至五月初时，通通披上火红的盖头，那一低头的温柔里，藏着酸甜的娇羞。

初夏的清晨，风吹得舒服，天不亮，我跟爸爸就一起爬树摘樱桃。慵懒的樱桃慵懒着睡眠，沾一身露水，如刚出浴的美人儿，散发着蛊惑人心的性感，让人由心底忍不住怜爱她们。嘿，这儿有一簇红娃娃！诶，那儿的好像更红！啊，还有那里……钻进樱桃树的怀抱，我目不暇接、手忙脚乱，简直迷失在这晶莹剔透的红宝石群里！

“你可慢点！”妈妈在树下一遍遍劝我，我跟爸爸却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高处攀登，我们可经不住每一位红衣少女的诱惑！街市上的樱桃常常没熟透便被急急摘下，好多还被迫“整容”“美化”，因而显得硬邦邦、木讷讷的，失去了本真的可爱。我家的樱桃却格外不同，她们天然成长、自然成熟，每一颗都饱满圆润，如同新生儿吹弹可破的脸蛋，盛满了胶原蛋白。凑近了，还可以看见樱桃上粉嫩的茸毛，携着最清新的果香。

可是，早起的不只有我们，还有它们。瞅见我们在树上闹得欢腾，家里的小狗也欢快地摇起尾巴，嘤嘤撒着娇，恨不得也冲上来耍。熟透的樱桃啪嗒落下，狗娃们一个箭步，哼哧品了这美味。不过更多时候，它们气呼呼地羡慕着树顶端的家伙们。没错，树梢上的樱桃最红最大也最甜，那些不知从哪儿飞来的鸟儿们正叽叽喳喳地开茶话会，它们歪着脑袋，眯着眼睛，用尖尖的嘴巴，叨叨地享受着。我怪这些坏蛋们贪心，它们总是一颗还没吃完完，又肆意去啄另一颗，给我们这些可怜人儿剩下半颗半颗的红，真叫人妒忌它们的好口福！

当然，绝佳的美味还是要跟更多人分享。我家小院的这棵樱桃树，虽然结果不多，但我们还是竭尽所能，送一些给邻居、亲戚、朋友，甚至给路过家门口的陌生人尝一尝。听到大家满足地说“好吃好吃”，我们总能感到超乎寻常的快乐。就是这样一棵不起眼的小树，用她繁盛的花、浓郁的叶、丰硕的果，一次次带给我们生活的惊喜。

而此刻，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已经期待起她更丰盛的未来了。

河床消失了，源头仍在

大自然总是有奇迹呈现。洪荒年代，王屋山巅氤氲弥漫，化成水，滴落到太乙天池，称为沁水。沁水穴地淤流，形成东西两股细流，到达平原涌出为泉。二源汇流，冲出一条河床。大禹治水之年，疏导沁水东流，易名为济水。济水三伏三现，流经河南、山东的大块土地，长达一千八百里，最终汇入黄河，注入渤海。

不知何年，济水成为一个传说。沿途留下的地名济源、济宁、济南……成为传说中的记忆。黄河多次改道，最终，黄河与济水复合为一条河流。济水在黄河的泥土之下隐姓埋名。奇特的是，河床消失了，源头仍在。

古代并称四渎的河流为济、淮、江、河，济水为首。何故？清澈无双，君子之河也。济源境内的济水，曾有千仓粟的美誉。四渎均建有水神庙，济渎庙被誉为天下第一。

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济渎庙因之又名清源祠。雁过留声，河过留名。英姿已逝，精魂长存。济水至清。内心贪婪的人们来到济水源头，可会心生愧疚？

河犹如此，人何以堪！

走出王屋山的愚公

第二次造访王屋山的愚公村。比十多年前阔气多了，多了一些远古村民古朴的雕塑，还有一个写着“愚公故居”的大门。广场上九旬愚公带领子孙们挖山的群雕，更显雄伟。

一个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山间老者的农舍，成为游客必看的风景。

意外的收获是围坐在一个伞状的亭子里听琴

济源逸事

◆ 王幅明

书。唱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琴书犹如王屋山的山泉，溅起的水珠是游客的心跳。

2000多年前，一个隐居在郑国圃田的列姓士人采此采风，写出寓言《愚公移山》，引发了人们关于愚与智的绵长思考。70多年前，一位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在延安的窑洞里提起愚公。他说，他要继续愚公的事业。愚公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年，年迈的老翁未能搬走王屋山。但他的继承人，带领全国人民，搬走了比王屋山更高的三座大山。

愚公走出了王屋山。他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千千万万颗渴望改变的心灵。三座大山搬走了，新的大山又挡住去路。愚公的后人们毅然挖山不止。

东沟村寻诗

大峪镇的女镇长是位诗人，她说，一千年前，唐代诗人岑参路经大峪镇的东沟村，留下三首诗作，从此，这里便与诗歌结缘。如今，东沟村有一美誉：美丽乡村。来此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美在何处？一棵缠满吉祥语的千年古树？用磨盘铺就的溪中石径？岑参走过的青萝溪，流水千年不断？

是的，这里的自然风光，处处都让人心旷神怡。但是，最令人难忘的，却是东沟人的智慧。他们在创造新生活时，能够让时光止步，让人在行走中不由自主地停下，在熟悉与陌生中回味历史。

谁看到过一个村庄的民俗文化博物馆，主题为渔、樵、耕、读的墙体彩绘？

哦，久违了，那些曾经摔过的泥巴团，推过的铁环，游戏用过的木制火枪，玩过的玻璃球，还有秋千、跷跷板、木炭筒……让我们一遍遍重温童年。

那些保存完好且标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农舍，与当今村民住进的红色楼房形成鲜明对比。还有那些曾经用过的手推车、自行车、缝纫机、大哥大……不同年代的老物件，灼痛游客的双眼。

东沟村，漫不经心地，带我们走进一个奇特的时光隧道。终于明白了，电视台约会春天的诗会，为何在此举办。

悠然见南山

下榻济源，方知此地有一处原生态的森林公园，名曰南山。顿时心动。渴望南山一游。这是久驻心中的一个梦想。中国该有多少个南山？心中的南山只有一个。热心的才女青充充当向导，帮我们大家圆梦。

一座平凡无奇的大山，少有名胜，却有一顶“中国森林氧吧”的桂冠。

许久没有走山路了。在柿树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林间穿行。三个小时过去，竟然毫无倦意。

头戴星光回到山下，饥肠辘辘。直奔溪边的农家餐馆，品尝地道的南山美味。

南山披上暗装。月牙儿隐而不出。山泉为我们奏乐。野菊花似曾相识。

猛然间朝向南山，痴痴地看着，全都无语。

此地此刻，烦恼全消。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词汇。

浪淘沙·贺C919首飞成功

◆ 雪生

大客飞蓝天，创新纪元，亿万人民笑逐颜。空客波音三足立，欧美嗟叹。工业日强盛，科技精英，二〇二五^①立宏愿。只争朝夕强推动，三个转变^②。

注：①二〇二五——中国民族工业振兴十年计划；

②三个转变——2014年5月，习近平考察郑州经开区，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明确了做好新形势下质量工作的行动纲领。



观雨(油画) 于奎元

当公交车驶过三站的时候，他已经断定，眼前大约两米处的这个男人，是个小偷。

有一次，他去某省城参加老同学的婚礼，乘坐的公交车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时，看见一个小偷弓着腰慢慢走到前面右侧靠走廊的一位乘客身旁稍后的位置，那位乘客仰躺在座椅上，可能睡着了，小偷蹲下身把手伸向那位乘客的外侧裤兜。让他奇怪的是，小偷并没有直接“探囊取物”，而是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了捏那位乘客裤兜突起的位置，一边捏一边观察乘客的反应，可乘客并没有反应，但是小偷也并没有取物，而是悄悄退了回去。小偷一定是知道那裤兜里并没有钱或值钱的东西。小偷很快就下了车，跟他一起下车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子，两人耳语着往后走去。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说到被偷，他自己也曾在公交车上遭遇过几次，不过都是事后才发现的，所幸都是些小钱。他的兜里从来没有装过超过1000元的现金，即便现在手头宽裕了，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其实很早就学聪明了，知道如何防小偷，没再给过小偷可乘之机。

那个男人在三站之前上车的，一上来就被他注意到了，当时车上虽然没有座位，但过道处人还不是很多，他坐在后面也能看得很清楚，那个男人是紧贴着一位挎包的女人上车的。最显眼的是，男人戴着一顶有着长长帽檐的灰色鸭舌帽。

上车后，每到一站，随着有人上车，男人就会随着挎包女人往后移两步，数站过后，车上的人多了

微型小说

公交车上

◆ 蓝麦

起来，而男人也随着女人移到后车门的扶手处。女人穿着短靴短裤，露出一截光腿，上身穿紧身毛衣，外罩一件军绿色的薄风衣，耳朵里还塞着耳机，白色的耳机线连着风衣右口袋的一部手机，手机的牌子看不到，隐约能看到插着耳机的一端的外壳。女人双手扶着立柱，两眼平视窗外，似乎正听得入神。

开始，他以为男人和女人是一对情侣，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男人和女人在车上没有任何亲密的身体接触，也没有任何交流，甚至都没有互看一眼。此时，随着上车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已经从女人左侧慢慢移到女人身后，左手拉着上面的扶手，插在裤兜里的右手还时不时触摸一下自己的帽檐。正是这个动作提醒了他，对，摄像头，男人戴着长长的鸭舌帽，一定是为了躲避车上的摄像头。

想到这，他决定盯着这个男人，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下手。此时的他，倒有了一丝莫名的紧张不安。他发现男人正用眼睛盯着女人风衣兜里的手机，

嘴角似乎还动了动。哦，原来小偷是盯上了女人的手机，看女人的穿着打扮，用的手机应该也不错。小偷挺会看人的，而且小偷知道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只要他一动手机，听着耳机的女人立即就能察觉到。男人在静观其变。

公交车很快到达下一站，这时女人竟然取下耳机拿在手里，看似要下车的样子，男人的表情似乎也紧张起来。

他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小偷要下车了。

到站车停门开，下车的乘客挤到门口，女人正准备抬脚迈下后门台阶，他看到男人的左手似乎摸了一下女人的左肩，就在女人向左稍一扭头的工夫，男人的右手迅速伸向女人的衣兜，取出手机，拔下耳机，顺势将手机塞入自己长长的袖口。

完了，他想，这个小偷还是得逞了。

让他奇怪的是，男人没有留在车上，而是尾随女人下车了。

真够胆大的，他想，难道小偷还惦记着女人包里的东西不成。

车一时堵在站牌旁，他借此机会回身看向窗外，此时，男人加快了脚步走到了女人的右侧，然后右手在女人面前晃了两下，女人似乎看到男人手里的东西，随即低头看看自己的风衣右口袋，把手往里一伸，旋即又掏出来向男人的胳膊捶了几下，男人顺势挽起女人的胳膊，两人携手走向路边的人群……

连载



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安夜，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时辰。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

相那边已经听到行动失败的风声，试图夺取靖安司的指挥权！现在老夫还顶得住。若他知道，你竟把长安存亡押于一个死囚身上，到时候群议汹汹，就是我也扛不住压力！”

他见李泌沉默不语，又换了副和颜口气：“朝堂之上，处处伏兵，稍有不慎便是倾覆之祸——

老夫今年八十六岁，已无所谓，你还年轻，要惜身！”

贺知章一口气说这么多，可称得上推心置腹，可李泌却不为所动：“您在这里每教海一句为官之道，那些突厥人就离得逼近上一分。”他看了一眼殿角，铜漏里的水依然无情地滴落着。

贺知章道：“我没说不抓突厥人！只是听说那人对朝廷的怨恨溢于言表，你就这么信任他？”

“我不信任他，但他是现在最好的……不，是唯一的选择。”“西都汇集天下英才，满城人物，难道没有一个比得上那死囚犯？”贺知章口气转而严厉，“你已错了一次，让靖安司倍受重压。如今情势，可容不得第二次犯错！”

李泌踏前一步，目锐如芒：“您只想保住靖安司，而我要保住长安！”

这时通传第二次踏入殿内，粗着嗓门吼道：“报，靖安都尉张小敬等，已至门口。”贺知章挥了挥手：“不必进来了。把他的腰牌收收，直接押还长安县。”

这时李泌忽然大喝一声：“慢！”

“长源。”贺知章的语气已带着几丝不满。李泌却不顾呵斥，可哈声道：“刚才西市、怀远坊先后有黄烟升起，必有重要进展。不如先叫他进来，交代清楚，再议处不迟。”贺知章明知李泌在拖延，可也明白眼下情势紧急，于是轻叹一声，挥了挥手。

不过他又安排了四个旅贲军士在侧，一旦张小敬报告完，就立刻上前将其拿下。

贺知章轻易不会干涉司务，但若李泌逾越了规矩，他就会化身瓮头绳，把年轻人拽回来。突厥狼当当然耍抓，但他绝不能让政敌们找到借口，染指靖安司。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那一位的安全。脚步声响，张小敬大步地迈入殿中，全无突遭解职的惊惧。他先冲檀棋眨了眨眼睛，然后把好奇的目光投向那位须发皆白的老者。

这个人在本朝实在太有名了，诗书双绝，名显开元、天宝二十多年。就在十天之前，贺知章宣布告老还乡，天子特意在城

东供帐前门，百官相送，算得上长安一件颇轰动的文化大事。可张小敬万万没想到，这位名士居然又潜回京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和文学毫无瓜葛的靖安令。

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致仕时已是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这是为什么别人敢称其为贺监——来做靖安令这么一个所由官，实在是高配。很显然，做出这个安排的人，不希望贺知章能有如何作为，只是希望凭他的资历和声望坐镇正印，方便副手李泌在下面做事。

张小敬忽然笑了，贺知章的出现，解答了他一直以来的疑问。长安城的城防职责，分散于金吾卫、京兆府、御史台、监门卫等官署，叠床架屋，矛盾重重。这个靖安司凭空出现，凌驾诸署之上，若非有力之人在背后支撑，绝不可能成事。

贺知章的身份，除了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之外，还有一个太子宾客的头衔。而李泌则是以待诏翰林供奉东官。这靖安司背后是谁，可谓一目了然。

履痕处处

上一次

◆ 孙道荣

一帮朋友聚会，有人忽然抛出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过日出了？

日出？还真很久没有见到过了。一个人说，我上一次看到日出，还是去年春天回乡探亲，早起，陪老父亲下地干活，看到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另一个人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日出了，印象里上一次看到的日出，是好几年前在泰山上看到的，非常壮观。

这个话题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能看到的日出，竟然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原因很多，难得早起，越来越高的城际线阻挡，雾霾等等，都使日出这个景象，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话题又扯开去。有人又问，上一次与家人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

提这个问题的，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经常出差，经常应酬，经常过家门而不得入，更别说与妻儿、父母围坐在一起，安静地吃一顿饭了。他说，他上一次与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还是两个多月前，那天是妻子50岁生日，父母正好从老家来，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还没开学，岳父母也特地赶过来，自己又提前推掉了所有的约会和应酬，这才难得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没想到，他的问题也是大家的。有人说，自己一家四口，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上班或上学，但是，不是你今天单位加班，就是他有应酬；不是你有这件事，就是他突然有了另外的安排。总之，一家人很难得聚在一起，常常是妻子做了四个人的饭菜，实际回家吃饭的，只有一两个人。上一次一家四口聚齐了在家吃饭，好像还是年夜饭那顿。

大家感慨不已，一家人都难得在一起吃顿饭，这日子过得真是真逼仄啊。

话题继续发散——

上一次完完整整看过的一本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书？上一次做过的好事是什么？上一次的梦想是什么？上一次大汗淋漓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为什么泪流满面，激动不已？上一次回乡老家看望故土和亲人，距今多久了？上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到了哪里，和谁去的，感觉怎样……每一个上一次，都是对当下生活的一声拷问。

上一次，仿佛很近，可能很久远。生活节奏紧张了，人们更愿意向前看，往前奔，朝前赶。当我们偶尔驻足的时候，不妨回一回头，回首自己的来路，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神色匆匆，你跑得这么快，到底得到了什么，又遗落，错过了什么？

上一次，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足迹和印记，还有你对于生活和人生的态度。你忘记了上一次看到的日出，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已经缺少或失去了阳光和激情。

上一次是为了再一次，是不改的初心。